

中文版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的初步修订

吕遥迪^{1,2}, 郭江^{1,2}, 张雨青¹

(1.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39)

【摘要】 目的:修订中文版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APNI),并检验其在地震后初中生人群的信效度。**方法:**用中文版APNI量表、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儿童事件冲击量表(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 CRIES)、创伤后成长量表——儿童修订版(Children's Revised Positive-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C)对云南鲁甸地震灾区1199名初中生进行测试。**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两因素模型,删除载荷小于0.4的11个条目,解释总变异的42.9%。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子结构,拟合度较好($\chi^2/df=2.76$, CFI=0.95, NFI=0.93, TLI=0.94, GFI=0.95, RMSEA=0.05);所有项目的决断值均显著($P<0.001$),各条目与量表总分相关在0.36~0.66之间。APNI量表总分和积极的注意偏向、消极的注意偏向的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0.92、0.92、0.83。积极的注意偏向与积极情绪($r=0.51$, $P<0.01$)、PTG($r=0.52$, $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消极的注意偏向与消极情绪($r=0.46$, $P<0.01$)、PTSD($r=0.42$, $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结论:**修订后的中文版APNI量表在地震受灾的初中生群体中具有良好信效度,适合在中国背景下使用。**【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反应;信度;效度;注意偏向;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6.05.021

A Revision of 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 in Chinese Children

LV Yao-di^{1,2}, GUO Jiang^{1,2}, ZHANG Yu-qing¹

¹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²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se 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 in Chinese subjects after the earthquake. **Methods:** Take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hildren'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CRIES), the Revise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for Children(PTG-C),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 to make a survey among 1199 middle-school students from Ludian quake affected area.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e deleted ten entry of the primary model and it was confirmed in the confirmatory analysis. The fit indices were $\chi^2/df=2.76$, CFI=0.95, NFI=0.93, TLI=0.94, GFI=0.95, RMSEA=0.05. The critical ratios of all the items were significant($P<0.001$), an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ach item and the total score ranged from 0.36 to 0.66. The Cronbach's α of the total scale, positive attentional bias and negative attentional bias subscale were 0.92, 0.92, 0.83 respectively. Positive attentional bia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ositive affect($r=0.51$, $P<0.01$) and PTG($r=0.52$, $P<0.01$), and negative attentional bias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egative affect($r=0.46$, $P<0.01$) and PTSD($r=0.42$, $P<0.01$). **Conclusion:** The Chinese Revision of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hence they are suitable for measurement in Chinese.

【Key word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liability; Validity; 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

注意偏向(attentional bias)是指当个体接受外界刺激时,表现出对刺激环境的某一部分或特定方面的注意分配的变化^[1]。个体对事件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注意风格存在差异^[2]。而外在不同的气质倾向可能使个体存在不同的认知注意风格^[3]。研究发现^[4],那些积极情感特征高分者(如外倾性、乐观者)

的认知风格倾向于注意并记住愉快的事物,而那些消极情感特征高分者(如神经质、悲观者)则更多地注意并记住不愉快的事物。

注意偏向的研究范式主要有情绪 Stroop 范式(Emotional Stroop task)、点探测范式(Dot-probe paradigm)、视觉搜索范式(Visual search task)、线索-靶子范式(Cue-target paradigm)、快速序列视觉呈现任务(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task)等。然而通过实验范式测量的结果会受实验材料、实验任务、实

【基金项目】 中国心理学会学会能力专项:突发自然灾害后急性应激反应(ASD)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预测

通讯作者:张雨青, zhangyq@psych.ac.cn

验环境等无关变量的影响,因此开发出真实有效、操作简单、低成本的测量工具是非常必要和急迫的。2006年,Noguchi^[2]等人编制了积极/消极信息注意偏向量表(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APNI)来测量个体倾向于注意、思考或专注于积极(或消极)信息的注意差异。2011年,Chan^[3]等人将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繁体字版本,并探讨了注意偏向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的关系。本研究旨在对APNI量表进行修订,使其符合中国人的语言文化,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云南省鲁甸县在2014年8月3号发生地震,本研究在地震一年后(2015年8月15号)对鲁甸灾区龙泉中学初中生进行施测,共发放1293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99份,回收率为92.7%。其中,男生529人(49.2%),女生547人(50.8%),缺失123人;年龄11~19岁,平均年龄 14.94 ± 1.18 岁。其中效标效度有效问卷909份。

1.2 工具

1.2.1 中文版积极/消极注意偏向量表(APNI)^[2] APNI共有40个条目,用于测查个体对积极或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包括积极的注意偏向(22个条目)和消极的注意偏向(18个条目)两个维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后由香港大学翻译成繁体字版本^[3]。本研究将香港大学翻译的繁体字版本进行修改,使量表的表达方式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确保句子的内容和含义翻译准确,形成测试稿。例如,“我留意他人所做的正面的事情”,修改为“我会注意他人所做的积极的事情”;“我高度察觉到生活上所给予我的许多微细乐事”修改为“我非常留意生活中的小乐趣”。“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确实是件赏心乐事”修改为“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件开心的事”。

1.2.2 积极/消极情绪量表(PANAS) 选用黄丽和杨廷忠^[6]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体验描述词各10个,要求被试根据自己近1~2星期的实际情况进1~5级评分:1表示“几乎没有”、2表示“比较少”、3表示“中等程度”、4表示“比较多”、5表示“非常多”。

1.2.3 事件冲击量表——儿童版(CRIES) 选用汪智艳^[7]等人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量表,共13个条

目,包括闯入、回避、高唤醒三个维度,适用于9~17岁儿童。

1.2.4 创伤后成长量表——儿童修订版(PTGI-C) 由Kilmer^[8]等在创伤后成长量表儿童版(PTGI-C)^[9]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共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方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分数越高,成长越多。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量表提供了对儿童创伤后成长的重要维度的测量,而且形式简单,内容、语言都更贴近儿童,适合对儿童所体验到的创伤后成长进行调查研究。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直接斜交法进行旋转。根据探索结果,进行题目筛选。筛选标准为:①删除载荷值低(<0.4)的项目;②某条目在两个以上(包括两个)的因素上的载荷值同时大于0.4,或载荷差小于0.2,则表示该条目具有多重载荷现象,将其删除;③删除与同因素下其他条目在内容上明显不一致的条目。确保条目属于且仅属于某个单一维度,以保证每个条目测量的有效性。使用AMOS 20.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修订后量表的结构效度。使用PANAS、CRIES量表和PTG量表作为效标量表,进行效标效度检验。

2 结果

2.1 项目分析

采用临界比率法计算项目的区分度。将样本($n=1199$)按量表总分的高低顺序进行排序,按上下各27%者的标准分为高分组与低分组。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所有条目上均差异显著(均 $P<0.001$),因此所有条目均具有较高的鉴别力。

随后使用Pearson相关计算每个条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第36题与总分相关小于0.3,因此将其删除。其余条目与量表的相关在0.36~0.66之间。保留剩余的39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将回收数据随机分半。对其中一半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4,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显著($P<0.001$),提示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 PEA)提取公因子,得到两个因子,进行第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由于两因子之间存在高相关($r=0.42$),所以用直接斜交法(Oblimin)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

条目12、19、21、38在两个因素上的载荷量大于0.4,且双载荷差小于0.2,将其删除;条目10、15、26、27、28在其所属的因素中于其余条目明显不一致,考虑到因素的可解释性,将该条目删除。最终获得2个因素,保留了30个条目,共能解释总方差的41.40%。每个条目与量表的相关在0.36~0.66之间。各个条目的载荷量见表1。

表1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子载荷

	积极的 注意偏向	消极的 注意偏向
34.我对自己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0.72	
18.我特别留意自己做得成功的事情。	0.70	
16.无论谁在微笑,我都会注意到那张快乐的笑脸。	0.70	
35.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些好的特质。	0.70	
7.我会注意那些能激励我的事情。	0.70	
31.我努力地尝试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0.70	
17.我会察觉并注意到事事顺利的时刻。	0.68	
20.参加任何活动,我都会很容易地看到活动有趣的一面。	0.68	
32.我认为其他人帮助了我许多。	0.66	
9.我可以迅速地注意到别人的过失。	0.65	
23.我记得大多数快乐的时光。	0.63	
14.对我来说,记着别人的好很重要。	0.63	
37.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件开心的事。	0.62	
13.我会注意到自己正面的特点。	0.62	
24.我喜欢称赞他人的优点。	0.61	
1.我会注意他人所做的积极的事情。	0.61	
6.我非常留意生活中的小乐趣。	0.59	
40.对我来说,认为别人好很重要。	0.57	
11.我特别留意我的那些被家人和朋友称赞的特点。	0.54	
25.我担心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0.70
30.有时我认为其他人想欺骗我。		0.69
5.那些我做得不好的事情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0.63
29.我觉得自己经常犯错。		0.63
2.我无法忘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表现不好的时候。		0.62
33.有许多人都是我不喜欢的。		0.60
22.我担心一些不幸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		0.60
3.我不会忘记其他人伤害我的事。		0.60
39.我经常注意过去那些令自己不快乐的情境。		0.59
8.我可以迅速地注意到别人的过失。		0.52
4.我会特别注意电视新闻上的坏消息。		0.50

表2 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

样本	χ^2/df	NFI	CFI	GFI	TLI	RMSEA	SRMR
随机分半	1.91	0.91	0.95	0.93	0.94	0.04	0.05
总体	2.76	0.93	0.95	0.95	0.94	0.04	0.05

2.3 验证性因素分析

选取 χ^2/df 、NFI、CFI、GFI、TLI、RMSEA和SRMR为参考指标,使用另一半随机数据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各拟合指数达到可接受的范围(见表2),提示该量表的结构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4 效标关联效度

以往的研究发现^[5,10],PTSD症状的创伤个体会

对负性刺激存在更多的注意偏向,而对积极刺激有更多注意偏向的个体会获得更高的PTG水平。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积极的注意偏向与积极情绪和PTG总分都呈显著正相关,而消极的注意偏向与消极情绪和CRIES总分都呈显著正相关(见表3),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积极的注意偏向与消极情绪和CRIES总分呈正相关;消极的注意偏向也与积极情绪和PTG总分呈正相关;但由于样本量大,且相关很低($r < 0.13$)。故并不影响其效标效度。

表3 效标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1.积极的注意偏向	1					
2.消极的注意偏向	0.42**	1				
3.积极情绪	0.51**	0.13**	1			
4.消极情绪	0.08*	0.46**	0.18**	1		
5.CRIES总分	0.11**	0.42**	0.11**	0.71**	1	
6.PTG总分	0.52**	0.13**	0.52**	0.05	0.15**	1

2.5 信度检验

中文版APNI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积极的注意偏向和消极的注意偏向两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依次为0.92、0.83。

2.6 中文版APNI量表得分情况

中文版APNI量表总分在30~146之间,积极的注意偏向的总分在19~95之间,均分为63.37±14.76。其中男性均分(60.99±15.41)显著低于女性均分(66.44±13.02)。八年级学生的均分(61.43±15.18)显著低于九年级学生均分(65.63±13.69)。消极的注意偏向的总分在11~55之间,均分为31.42±8.43。其中男性均分(30.40±8.12)显著低于女性均分(32.14±8.51)。年级之间没有差异。

3 讨论

结果显示,中文版APNI量表各项目决断值的绝对值均显著,各项目与量表总分相关在0.36~0.66之间,均达到了统计显著性水平,说明量表各项的鉴别力良好。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剔除了不符合筛选标准的10个条目,最终保留了30个条目,获得2个因素,分别是积极的注意偏向和消极的注意偏向。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论验证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子结构,与量表原作者的假设一致,模型拟合度较好。说明中文版APNI基本符合测量学标准。同时,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中文版APNI具有较好的信度。

有研究指出,对创伤性事件的负面评价(消极的

自我认知、自责、对世界负面的信念)和消极的认知加工风格(如对威胁性刺激的注意偏向)是产生和维持 PTSD 症状的易感因素^[10-13]。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消极的注意偏向与消极情绪、PTSD 症状均呈显著正相关,国内研究者以实验范式为研究工具,也证明了高 PTSD 症状的个体对负性刺激存在注意偏向^[14,15]。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个体优先处理威胁性刺激的信息加工方式,使其暴露于一连串的危险信息中^[16],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倾向于夸大事件本身引起的创伤和威胁^[12],从而增加了获取潜在危险信息的可能性^[17]。Chan^[5]等人研究发现,对积极刺激的注意偏向可促进个体的 PTG 水平。他们还发现对创伤事件倾向于乐观的解释风格的个体获得更多的 PTG^[18]。本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积极的注意偏向与积极情绪、PTG 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实验范式研究的结果一致。董超群^[19]以点探测范式发现,不同 PTG 水平的意外创伤者对负性情绪图片的注意偏向不同,低 PTG 水平的伤者对负性情绪表情图片存在注意偏向和注意脱离困难。这说明中文版 APNI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还表明,无论是积极的注意偏向,还是消极的注意偏向,男生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女生。这可能是由于初中生群体正处于青春期,而女生通常成熟的比男生早,对情绪的敏感度更高;八年级学生在积极的注意偏向维度上显著低于九年级学生,提示九年级的学生可能在面对学习压力后,表现出更高的心理韧性。

综上,修订后的中文版 APNI 量表在鲁甸地震受灾的初中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我国有一定的适用性。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的覆盖面,在多个群体中进行检验和使用。

参 考 文 献

- 1 Bar-Haim Y, Lamy D, Pergamin L, et al. Threat-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in anxious and nonanxious individuals: A meta-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7, 133(1): 1-24
- 2 Noguchi K, CL Gohm, DJ Dalsky. Cognitive tendencies of focusing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6, 40(6): 891-910
- 3 Segerstrom SC, Stanton AL, Alden LE, 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for repetitive thought: what's on your mind, and how, and how mu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5): 909
- 4 Rusting CL. Personality, mood, and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three conceptual framework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8, 124(2): 165
- 5 Chan MW, Ho SM, Tedeschi RG, et al. The valence of attentional bias and cancer-related rumin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Psychooncology*, 2011, 20(5): 544-552
- 6 黄丽,杨廷忠.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1): 54-56
- 7 汪智艳,汪智艳,高隽,等. 修订版儿童事件影响量表在地震灾区初中学生中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0, 24(6): 463-466
- 8 Kilmer RP, Gil-Rivas V, Tedeschi RG, et al. Use of the revise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for Children. *J Trauma Stress*, 2009, 22(3): 248-253
- 9 Cryder CH, Kilmer RP, Tedeschi RG, et al.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hildren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 *Am J Orthopsychiatry*, 2006, 76(1): 65-69
- 10 Ho SM, KW Chu, J Yi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lanatory style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fter bereavement in a non-clinical sample. *Death Stud*, 2008, 32(5): 461-478
- 11 Ehlers A, Clark DM. A cognitive model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0, 38(4): 319-345
- 12 Bryant RA, Guthrie RM. Maladaptive self-appraisals before trauma exposure predic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7, 75(5): 812-815
- 13 Cann A, Calhoun LG, Tedeschi RG, et al. Assessing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processes: the Event 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 *Anxiety Stress Coping*, 2011, 24(2): 137-156
- 14 苟娜. PTSD 初中生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 2009
- 15 王婷. 震后受灾老年人对恐惧刺激的注意偏向特点. 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2
- 16 Mathews A, MacLeod C. Induced processing biases have causal effects on anxiety. *Cognition & Emotion*, 2002, 16(3): 331-354
- 17 Elsesser K, G Sartory, A Tackenberg. Initial symptoms and reactions to trauma-related stimul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05, 21(2): 61-70
- 18 Ho SM, et 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explanatory style,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mong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sychol Health*, 2011, 26(3): 269-285
- 19 董超群. 自我表露对意外创伤者创伤后成长的干预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2013

(收稿日期:2016-03-17)